

以宏大的笔触，抒写复仇的执念

——乔治·R.R. 马丁

英乔·阿克罗比 / 著
屈畅 赵琳 / 译

冷宴

第一律法·独立续作

BEST
SERVED
COLD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第一律法·独立续作

冷宴

「英」乔·阿克罗比／著
屈畅 赵琳／译

BEST
SERVED
COLD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Best Served Cold Copyright © 2009 by Joe Abercrombie
First published by Gollancz, a division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, Londo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8)第1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宴/(英)乔·阿克罗比著;屈畅,赵琳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9.1
ISBN 978-7-229-13713-7

I. ①冷… II. ①乔… ②屈… ③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8861号

冷 宴

LENG YAN

[英]乔·阿克罗比 著 屈 畅 赵 琳 译

责任编辑:邹 禾 肖化化 唐 凌

装帧设计:不绿不蓝

联合统筹: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校对:杨 婧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21.75 字数: 550 千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3713-7

定价: 93.0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本纳·蒙洛卡托救人一命

Benna Murcatto Saves a Life

污血般的朝阳躲在东方，悄然染红了黑色的天幕，还将一条条云彩照得像偷来的金子。道路蜿蜒上山，通往坚固的丰特萨莫宫。仿若鲜血涂抹的天空下，宫殿露出的几座尖塔呈现死灰焚尽的黑色。

日出就是这样，红色、黑色和金色的组合。

他们干的活计也是这三种颜色。

“你今早格外的漂亮，蒙扎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好像她没期待过这番恭维话，没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一小时似的。“事实就是事实，重复它们是浪费口水，只能证明你没瞎。”她在马鞍上打个哈欠，又伸个懒腰，好让他多等一会儿。“不过，我爱听。”

他夸张地清了清嗓子，抬起一只手，这是他准备宏篇大论的拙劣姿势。“你的秀发仿佛……亮闪闪的黑貂皮！”

“你这只自命不凡的公鸡，昨天是什么来着？璀璨的夜幕。我更喜欢那个，听着更有诗意。今天可够烂的。不过，继续说吧。”

“见鬼。”他瞥了瞥天上的云彩，“你的双眼，像动人的蓝宝石，无价之宝！”

“我脸上像摆了两块石头？”

“你的嘴唇仿若玫瑰花瓣。”

她啐了他一口，但他早有防备，闪身躲开。口水没击中他的马，而是溅到了路旁干燥的石头上。“你的玫瑰就是靠这玩意儿滋润的，呆瓜，就不能想点更好听的？”

“一天比一天难啊。”他嘀咕，“我买的那颗宝石很衬你。”

她抬起右手，欣赏戒指上杏仁大小的红宝石。宝石在第一缕晨光的照耀下闪烁，好似割开的伤口。“马马虎虎吧。”

“至少很衬你的火暴脾气。”

她嗤之以鼻，“也很衬我的嗜血名声。”

“见鬼的名声！白痴们瞎说！你是梦想，是愿景，你就像……”他打个响指，“战争女神！”

“女神，呃？”

“战争女神。你喜欢不？”

“不错。如果你能花一半心思去拍拍奥索公爵的马屁，我们多半能分到额外奖金。”

本纳朝她撇嘴：“没什么比一大早就去舔他老人家那张又圆又肥的屁股更棒的了。那里有……权力的味道。”

马蹄尘土飞扬，马具叮咚作响。道路转个急弯，接着又一个弯，全世界被他们甩在身下。东方的天空已从血红变成肉粉，陡峭的峡谷下方，秋风吹拂树林，河水潺潺流过，泛着粼粼波光，仿佛一支行进的军队。它将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，奔向塔林。

“我等着呢。”他说。

“等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你对我赞美的回应啊。”

“你那颗脑袋再膨胀一丝一毫，只怕就会炸掉。”她挽起丝绸袖口，“我可不想新衣服溅上脑浆。”

“真是给我——”本纳手捂胸口，“当胸一刀！这就是对我多年贡献的报答吗，你这黑心肠的婊子？”

“你这乡巴佬，竟然声称对我有贡献？虱子对老虎有贡献吗？”

“老虎？哈！要知道，人家都用毒蛇比喻你。”

“那也比蛆虫强。”

“荡妇。”

“懦夫。”

“杀人魔王。”

这个称呼她无从否认。沉默突然降临，路旁，一只鸟从干枯的树上惊起。

本纳驱马上前，缓步与她并骑，今天早上头一次温柔地轻声说：“你今早格外的漂亮，蒙扎。”

这话令她嘴角挂上一丝笑意。当然，是他看不到的那侧嘴角。“哎，事实就是事实。”

她策马奔上又一段陡峭斜坡，高耸的宫墙出现在眼前。狭窄的桥梁跨过幽深的山涧，连通城门楼，山涧中水流激荡、直落山腹。拱门在桥的彼端洞开，犹如墓穴。

“他们从去年开始加固城墙，”本纳嘀咕，“我可不愿攻打这种地方。”

“你也没那胆子去爬云梯啊。”

“我也不想让别人攻打这种地方。”

“你也没那胆子去下令啊。”

“我也不想看见你让别人攻打这种地方。”

“嗯。”她小心翼翼地在马鞍上俯下身，皱眉看着左侧几乎垂直的悬崖，又打量着右侧陡峭的高墙，明亮的天空勾勒出箭垛交错的

黑色轮廓。“奥索似乎在担心有人想杀他。”

“他有敌人吗？”本纳故意瞪大眼睛，露出充满嘲讽的惊讶。

“不过半数斯提亚人而已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也有敌人？”

“我们的敌人不止半个斯提亚。”

“可我一直在努力变得受欢迎呢……”他们的坐骑踏着小步从两名面色冷峻的士兵间穿过，士兵锃亮的长矛和铁盔闪着慑人的光芒。马蹄声回荡在漆黑狭长的甬道里，甬道逐渐向上。“你又换上了这副表情。”

“什么表情。”

“太严肃了。”

“哈。”她习惯性地皱起眉头，“你负责笑就行了，反正你擅长。”

门后是截然不同的世界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薰衣草香，山坡灰尘扑扑，这里却绿草如茵。这是一个草坪修剪齐整、树篱形状奇妙、喷泉闪闪发光的世界，但每道门前都站着面容冷酷的守卫，他们身穿带有塔林黑十字标志的白色制服，破坏了祥和氛围。

“蒙扎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就让这成为我们最后一个行军打仗的季节，”本纳柔声道，“最后一个在尘土中奔忙的夏天吧。趁着年轻，我们应该挑点轻松的活儿，何必总这么拼命呢？”

“那千剑团怎么办？都快上万人了，全指望着我们发财。”

“他们可以指望别人嘛。他们入团是为掠夺，而我们给的够多了。除了自身利益，这帮家伙哪有忠诚可言？”

必须承认，千剑团的成员并非善茬，甚至称不上是最好的佣兵，其中大部分人离罪犯只有一步之遥——剩下的则是彻头彻尾的歹徒。但这不是重点。“人总得有点底线。”她轻声说。

“我不懂这是为什么。”

“你的确不懂。再过一季，威斯尼亚就将陷落，洛根特则会投降，八城联盟就此烟消云散。奥索加冕为斯提亚之王，我们远走高飞、逍遥自在。”

“我们应该被人纪念。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城邦。你应该成为高贵的蒙洛卡托女大公，掌管……随便哪座城——”

“而你是无畏的本纳公爵？”她嗤笑道，“你这蠢蛋，没有我，你连自个儿的吃喝拉撒都掌管不了。干这打打杀杀的买卖已够黑了，我决不碰政治。一旦奥索登基，我们便洗手不干。”

本纳叹气。“我还以为我们是职业佣兵。科斯卡可从没这么忠于哪位雇主。”

“我不是科斯卡，况且违抗塔林之主没好果子吃。”

“你就喜欢打仗。”

“不，我喜欢当赢家。再过一个季节，我们就去周游世界：拜访旧帝国，游览千岛群岛，乘船到阿杜瓦瞻仰锻造者大厦。把说过的地方看个遍。”本纳撅起嘴。他没能如愿时总这样，撅嘴，但不会说不。这有时让她很揪心，但她不得不做出选择。“既然咱俩只有一对儿蛋，你没觉得你需要偶尔借去用用吗？”

“它们搁你那儿挺好的，何况你还带着咱俩的脑子。最好都放一起。”

“那你想要什么？”

本纳冲她咧嘴一笑。“赢家的微笑。”

“那就看好了，在这最后一个季节。”她翻身下马，拉直剑带，将缰绳扔给马僮，大步走向内门。本纳连忙跟上，还被佩剑绊了一下。干这打打杀杀的买卖，他实在太常被武器搞得灰头土脸了。

内庭是山顶拓出的宽敞平台，种植着异国的棕榈树，这里的守卫比外面还多。一根古老的柱子矗立于院子中央，据说得自西皮罗

的宅邸，它在银鱼穿梭的圆形池塘中留下波光粼粼的倒影。由玻璃、青铜和大理石筑成的巨型宫殿环住三面，仿若一只大猫，将柱子像老鼠一样收在爪中。而从春天起，北墙边新建了一串建筑，石雕花纹若隐若现地藏脚手架后。

“他们又盖房子。”她说。

“当然了，阿里欧世子怎么会满足于只有十所房子用来装鞋？”

“没个二十屋子的鞋，他都不敢说自己走在时尚前沿。”

本纳皱眉看着自己金扣装饰的皮靴。“我才不到三十双，真是自愧不如啊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”她嘀咕。建筑顶端立着一系列半成品雕像：奥索公爵扶贫济困、奥索公爵教授知识、奥索公爵保护弱小等。

“我很惊讶，他竟没做个全体斯提亚人舔他屁股的雕像。”本纳在她耳边小声说。

她指指一块只凿了几下的大理石。“那不就是？”

“本纳！”

奥索的小儿子弗斯卡伯爵像只小狗一般，撒着欢绕过池塘冲了过来。他的鞋子踩在刚刚铺好的碎石路上，雀斑脸涨得通红。他跟蒙扎上次见到时有些不同，蓄起了胡子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，稀稀拉拉的沙色胡须让他更显孩子气——他大概继承了家族里全部的诚实，于是样貌欠奉。本纳笑着一手揽住弗斯卡的肩膀，揉乱了他的胡子。其他人这么干无异于侮辱，本纳做起来却显得亲密，他就是有让人开心的本领。蒙扎觉得那是种魔法，她自己的天赋与之迥异。

“你父亲在吗？”她问。

“在啊，我哥也在。他们和银行家在一起。”

“他心情怎样？”

“就我看好着呢，但你也知道我爸的脾气。不过他从不冲你俩发

火，对吧？你俩总是带来好消息。今天也有好消息，对吧？”

“我可以说明，蒙扎，还是要等到——”

“博洛里塔陷落。孔泰死了。”

弗斯卡没有欢呼雀跃，他不像他父亲那样喜欢尸体。“孔泰是个好人。”

就蒙扎所能理解的，这完全不是重点。“他是你父亲的敌人。”

“但仍值得尊敬，这种人如今在斯提亚已所剩无几。他真死了？”

本纳鼓鼓腮帮子。“嗯，他头被砍下，用枪插在城门上，如果你知道哪位好医生……”

他们穿过高大的拱门，门后的大厅昏昏沉沉、回音阵阵，宛如帝王陵墓。阳光斑驳地洒在大理石地上，在空中留下道道灰尘飞舞的光柱。一套套古老盔甲无声地闪耀着，铁拳紧握年代久远的武器。有一个身着黑色制服的男人快步朝他们走来，靴跟踩出的脆响在厅内刺耳地回荡。

“见鬼，”本纳在她耳边轻声说，“加恩马克这下流坏。”

“别惹事。”

“冷血的杂种，他的剑术不可能有传闻中——”

“他的剑术就有那么好。”

“如果我像他那样娘们儿，我宁可——”

“但你不像他，所以别惹事。”

加恩马克将军的脸异常柔和，小胡子软软地垂下，浅灰色眼睛总是水汪汪的，给人一种哀伤的感觉。谣传他因和同僚军官传出花边绯闻而被踢出联合王国军，不得不漂洋过海，前来投靠更有包容心的主子。奥索大公爵只看重能力，可以无限包容部下的其他方面——她和本纳就足够证明这点了。

加恩马克利落地向蒙扎点头。“蒙洛卡托将军。”他又利落地朝本纳点头，“蒙洛卡托将军。弗斯卡伯爵，您可有坚持训练？”

“每日不断。”

“那我们一定能让您成为一名合格的剑士。”

本纳嗤之以鼻。“成为剑士，或是傻子。”

“每个人都要成为某种人。”加恩马克低沉地说，偶尔夹带着联合王国口音，“但一个没有规矩的人不过是一条狗，一个没有规矩的士兵不过是一具尸体。事实上还不如尸体，因为尸体威胁不到同伴。”

本纳张嘴就要反驳，但蒙扎抢先开口，阻止他继续大言不惭。“这一季你可顺利？”

“我履行了职责，确保你的侧翼不受洛根特和他的奥斯皮亚人威胁。”

“你拖住了‘迟到的公爵’？”本纳皮笑肉不笑地说，“丰功伟绩啊。”

“我不过是个配角，是伟大悲剧中的小丑，只求观众不厌弃。”

他们一起穿过又一道拱门，来到宫殿正中心宏伟的圆形大厅，脚步声回荡不已。大厅的弧形墙面饰有巨大的镶板浮雕，再现了古代传说，都是些恶魔大战魔法师之类的庸俗场景。再向上看，巨型穹顶画了七位长翅膀的女人直面风暴笼罩的天际，她们披盔戴甲、手持宝剑、面带怒容。那是命运女神，负责将命运带往人间，作为阿佩拉最伟大的作品，据说这幅画足足用了八年时间才完成。在这里，蒙扎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渺小、孱弱、毫无分量——这也正是这座厅堂想要传达的意思。

他们四人登上宽敞得足够八人并肩的台阶。“你到底如何施展你的戏剧天分呢？”她问加恩马克。

“在普兰提城下转进烧杀。”

本纳一撇嘴。“就是没场像样的战斗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进行不必要的战斗？你没读过斯多里克斯的书吗？”

‘动物才靠打斗来分胜负——’”

“‘将军则靠行军。’”蒙扎打断他，“你的表演可有引发观众的笑声？”

“恐怕敌人笑不出来。没几个人笑得出来，但战争就是如此。”

“我可是有机会就笑。”本纳回应。

“有的人很爱笑，大家也喜欢跟这种人共进晚餐。”加恩马克水汪汪的眼睛转向蒙扎，“但我注意到你没笑。”

“我会笑的。等八城联盟分崩离析，奥索成为斯提亚之王，大家都可以将长剑束之高阁，安享荣华富贵了。”

“根据我的经验，长剑可没法在高阁里安放，它总想回到人的手里。”

“我敢说，奥索会继续任用你，”本纳说，“哪怕是擦地砖呢。”

加恩马克猛吸口气。“那么殿下将拥有全斯提亚最干净的地板。”

台阶尽头是两扇高大门板，门上的狮面木雕亮堂堂的。有个壮汉在门前来回踱步，活像一条老忠犬在主人的房门前梭巡。他是“忠臣”卡皮，千剑团服役最久的队长，那张宽阔、沧桑而忠实的脸上，上百条大小伤疤纵横交错。

“忠臣！”本纳抓住老佣兵宽厚的手掌，“这把年纪还爬这么高？不是该在窑子里找乐子才对吗？”

“我倒想那样。”卡皮耸耸肩，“殿下派人传我。”

“所以向来遵命的你只能……遵命。”

“所以我才叫‘忠臣’。”

“博洛里塔的情况怎样？”蒙扎问。

“相当平静。大部分人由安迪齐与维克图领着驻守城外，我担心他们一把火烧掉宫殿。我派更靠得住的家伙看守孔泰的宫殿，由塞萨利领队，那些都是跟我一样的老伙计，在科斯卡的时代就入了伙，见多识广，不易冲动。”

本纳笑了，“你是指反应慢吗？”

“慢归慢，但是稳。总而言之，一切尽在掌握。”

“现在进去？”弗斯卡用肩膀顶开大门，加恩马克和忠臣跟着进去。蒙扎在门口停留片刻，想摆出最凶狠的表情，但她抬头看见本纳冲她微笑，便不由自主也冲他笑了起来。她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“当然喽。”他穿过门廊，她紧随其后。

奥索公爵的私人书房是个市集般大小的大理石大厅，高耸的落地窗威严地排成一整面墙，此刻窗扇大开，微风徐徐涌入，令绘有生动图画的幔帐飘然舞动、窸窣作响。窗外有道细长的阳台，仿若悬空，俯瞰着整座山峰最陡峭的悬崖。

窗子侧面的墙上挂满了由斯提亚最好的艺术家绘制的若干巨幅油画，展示着历史上的著名战役。斯多里克斯、哈罗德大王、法郎斯和文图里奥的获胜场景都用鲜亮的油彩表现出来，而观众绝不会错过位于这一串高贵英雄之中的奥索大公爵，尽管其曾祖父乃是篡位上台，而且还是个罪犯，这一点众所周知。

怎么可能错过呢？奥索大公爵的油画正对大门，足有十跨高，乃是这些巨幅油画中最大的一幅。他安坐在人立的骏马上，高举闪光的宝剑，坚毅的目光锁定远方地平线，正带领部下取得恩提那之战的胜利——画家没意识到或者故意忽略的是，当年奥索离战场少说也有五十里。

但正如他常对她说的，精心修饰的谎言总会掩盖无聊的真相。

此刻的塔林大公爵严肃地坐在书桌后，手中没有握剑，反而握着笔。他旁边站着一位个子很高、脸颊消瘦的鹰钩鼻男人，其眼神透出掩饰不住的迫切，仿佛秃鹫在等待旅人渴死。离他们不远的墙影中盘踞着一个庞然大物，那是奥索的贴身护卫戈巴，脖子粗得像头豪猪。公爵的长子继承人阿里欧世子倚在一把镀金椅子上，翘着

二郎腿，漫不经心地托着玻璃酒杯，潇洒俊朗的脸上挂着冷酷的笑容。

“我把这些游荡的乞丐带进门了，”弗斯卡大声说，“希望您能救济他们，父亲！”

“救济？”奥索严厉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书房，“我可一点都不赞成这种行为。朋友们，请随意，我马上就好。”

“这不是‘卡普亚的屠夫’吗？”阿里欧嘀咕，“还有她的小本纳。”

“殿下，您气色不错。”蒙扎觉得他看起来像只懒怠的公鸡，但不敢说出来。

“你也是，一如既往。如果所有士兵都跟你一样，恐怕我也忍不住要上战场喽。新玩意儿？”阿里欧抬起珠光宝气的手，软绵无力地指了指蒙扎手指上的红宝石戒指。

“梳妆打扮时，它正好在手边。”

“真希望我当时也在。来点儿酒？”

“这才刚刚天亮。”

世子抬起沉重的眼皮，瞥向窗外。“我以为还是晚上呢。”他说这话的样子，仿佛熬夜是了不起的成就。

“我可要来点儿。”本纳已给自己倒上一杯酒，他在炫耀显摆的事上从不肯落于人后。接下来，他很可能在一小时内就喝得烂醉如泥、丢人现眼，但蒙扎厌倦了扮演老妈的角色。她漫步走过巨大的壁炉——它由尤文斯和坎迪斯的雕像托起——走向奥索的桌子。

“请在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签字。”瘦高个正在说话，枯瘦的手指在文件上比来比去。

“你认识马修斯吧？”奥索疲惫地看了瘦高个一眼，“我的债主。”

“在下永远是您最谦逊的仆人，殿下。凡特和伯克银行同意这笔为期一年的追加贷款，遗憾的是，您必须承担利息。”

奥索嗤之以鼻。“遗憾？瘟疫会遗憾带来死亡吗？我有什么选择？”他龙飞凤舞地签下最后一个签名，扔开钢笔。“每个人都有不得不下跪的时候，呃？记得代我问候你的雇主，就说我对他们的慷慨表示无尽的感激。”

“好的，”马修斯收好文件，“我们的业务成了，殿下。在下必须立刻动身，好赶上西港的晚潮——”

“不，多留片刻。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讨论。”

马修斯死人般的眼睛转向蒙扎，又转回奥索身上。“听凭殿下吩咐。”

公爵利落地起身，“先来处理些开心的事。你肯定带来了好消息，呃，蒙洛卡托？”

“是的，殿下。”

“哎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”跟上次见面相比，他的黑发中又多了一缕铁灰，眼角的皱纹似乎更深了，但果决气势不减当年。他身子前倾，吻了她的双颊，在她耳边低声说：“加恩马克也能带兵，但他是个基佬，又没有半点幽默感。来吧，去外头给我说说你取得的胜利。”他伸出一只手环住她的双肩，带她绕过一脸不屑的阿里欧世子，穿过敞开的落地窗，来到阳台。

太阳正在升起，带给明亮的世界以缤纷色彩，血色褪去，碧空如洗，唯有头顶上方还有朵朵白云。在脚下难以看清的深壑中，河流穿过树木丛生的峡谷，谷内秋意盎然，有苍茫的绿色、炙烧的橙色、浅淡的黄色和张扬的红色，湍急的流水则泛着丝丝银光。东边的森林外是阡陌交错的田野——绿色的休耕田、黑色的沃土还有金色的稻子被整齐地分割开。再远处，河流汇入灰色的海洋，冲刷而成的辽阔三角洲中坐落有无数小岛。蒙扎只能勉强辨认出微小的塔楼、房屋、桥梁和城墙。伟大的塔林，在这里看来却不过指甲盖大小。

劲风让她觑起眼睛，不由得抬手撩开面前的几缕散发。“多少次都看不够。”

“怎么可能看得够？我正为此才修建这座该死的宫殿。在这里，我随时都能用一只眼睛看着我的人民，就像尽职的父母照看孩子，免得他们玩耍时弄伤了自己，你明白的。”

“有您这样一位无微不至、公正严明的慈父，是人民之福。”她的谎话信手拈来。

“无微不至、公正严明。”奥索若有所思地皱眉遥望大海，“你觉得历史会如此评价我吗？”

蒙扎觉得显然不可能。“巴拉维尔德在书中怎么说来着？‘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’”

公爵用力搂住她的肩膀。“你啊，书还读得多。阿里欧是有野心，可惜缺少洞察力，我甚至怀疑他能不能看懂一块路牌。他成天关心的都是婊子，还有鞋子。我的女儿特维丝则一天到晚哭哭啼啼，就因为我把她嫁给了一个国王。我敢保证，就算我把她许配给伟大的一如，她还是会唠唠叨叨、心存不满。”他深深地叹口气。

“我的孩子没一个懂我。你知道，我的曾祖父也是个雇佣兵，尽管这事儿我很少提起。”尽管他们每次相见，他都要提起，“他是一位终生没流一滴眼泪的好汉，从不在意脚上穿什么鞋子；他是一位出身低微的战士，却凭借智慧和勇敢夺得了塔林。”根据蒙扎经常听到的版本，不如说是凭借无情与残忍。“就像你和我。我们没有背景，全靠自己打拼。”

奥索出身在斯提亚最富庶的公国，平生没过一天苦日子，但蒙扎识相地未予反驳。“您太抬举我了，殿下。”

“你完全配得上。跟我说说博洛里塔的战况。”

“您听说了高岸之战？”

“我听说你击溃了八城联盟的大军，和苍松之战一样！加恩马克

说萨利公爵的军队是你的三倍。”

“如果组织懒散、准备不足、指挥混乱，人数只是累赘，不过一帮博洛里塔农民、阿非奥鞋匠和威斯尼亚玻璃工组成的乌合之众。他们在岸边扎营，以为我们远在天边，连斥候都不安排，结果我们趁夜穿过森林，在太阳刚刚升起、他们连盔甲都来不及穿的时候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“我能想到萨利那副慌张的样子，为了逃命，那头肥猪只怕得连滚带爬地翻下床来！”

“带领冲锋的是‘忠臣’。我们很快将敌人击溃，夺取了他们的补给。”

“我听说，金黄的麦田被染红了。”

“他们没怎么抵抗，试图渡河逃走却淹死的人是战死者的十倍。我们抓获了四千多名俘虏。有些人被赎了回去，有些人没有，还有些人被吊死了。”

“没流一滴眼泪，呃，蒙扎？”

“没有。他们想活命的话，就该早点投降。”

“像在卡普亚那样？”

她径直望进奥索的黑眼睛。“像在卡普亚那样。”

“这么说，博洛里塔目前在我军包围之中？”

“它已经陷落。”

公爵像过生日的男孩一样喜笑颜开。“陷落了？孔泰投降了？”

“他的人民听说萨利大败，陷入了绝望之中。”

“绝望的人民是最危险的，即便在共和国里。”

“应该说，尤其在共和国里。暴民把孔泰拖出宫殿，吊死在最高的塔楼上，然后打开大门，寄望于千剑团的仁慈。”

“哈！他努力解放他们，他们却杀了他。这就是人民的感激，呃，蒙扎？孔泰应该收下我的钱，这对我对他都更划算。”